

刘立云 著

向天堂的
Butterflies to the Heaven

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走
我很高兴一个怀剑的人
能住在我的身体里
我很高兴我能成为这个人和这把剑
共同的知己，和共同的鞘
我很高兴，当我最外面的皮肤
被另一把剑戳穿
那股金子般的血，将溅红
我身体里的那件白袍

蝴蝶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Butterflies to the Heaven

向天堂的

刘立云 著

蝴蝶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天堂的蝴蝶 / 刘立云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.12

ISBN 7-5033-1900-3

I 向… II 刘… III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40923号

书名: 向天堂的蝴蝶

作 者: 刘立云

责任编辑: 姜念光

装帧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李春岭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66531659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国防印刷厂

开 本: A4

字 数: 294千字

印 张: 13.375

印 数: 1-5000册

版 次: 200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00-3/I · 1497

定 价: 26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剑光闪烁的生活·自序

我刚刚越过博尔赫斯曾经指出的那条年龄的界线。博尔赫斯在他那首著名的题目就叫《界线》的诗里写道：“有一行魏尔兰的诗句，我已回忆不起，/ 有一条邻近的街道，是我双脚的禁地：/ 有一面镜子，最后一次望见我，/ 有一扇门，我已经在世界的尽头把它关闭。/ 在我图书馆的藏书（我正望着它们）/ 有几本我再也不会翻开。/ 今年夏天，我将有五十岁了：/ 死亡消磨着我，永不停息。”在我悄然临近和平静度过五十岁的这段日子里，我几乎每天都要读这首诗。诚实地说，在读着这首诗和不时想着自己已经进入五十岁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我所崇敬的这位伟大诗人对死亡日渐来临的那种恐惧，那种悲凉，但却有他对生命如此短暂和时间如此仓促的那种恐慌。是这样，人到了五十岁，这时候你的生命已过去大半，你年轻时想干的许多事情如果干成了也就干成了，如果干不成也就基本干不成了：这时候你应该懂得天命难违，懂得你如果得到了什么不必太得意，如果失去了什么也不必太在乎；甚至要懂得你这时得到的东西，也不可能完全属于你了，它们正在一点点丧失。因而，

这时候你要做的，就是平静而坦然地面对现实，要认真学习如何珍惜和放弃，如何坚持。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到了生命的一个紧要关头，如果再努点力，也许还能风光一阵，荣耀一阵；如果信马由缰，就只能等待生命的垂暮慢慢降临了。或者说，人到了五十岁，你无论如何应该清醒了，明智了，应该收敛起你的野心，重新积攒起你的信心和勇气，再仔仔细细地想想你到底还能干什么，又还能干成些什么了。人到了五十岁，正如另一位伟大诗人里尔克在他那首著名的《秋日》里说的：“谁这时没有房屋，就不必建筑，/ 谁这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，/ 就醒着，读着，写着长信，/ 在林阴道上来回 / 不安地游荡，当着落叶纷飞。”

我是在生命的波澜不兴中迎来我的五十岁的。既然生命波澜不兴，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得意或失意可说。这与我的同代人，与我的同学、同事和同伴，好像没有多大区别。回顾自己在风风雨雨中匆匆走过的这五十年，我最大的感觉是，就像背着一条满是窟窿的口袋赶路，尽管沿路上我紧追慢赶，忙忙碌碌，往口袋里装进去许多东西，但在不知不觉中漏掉了不少。几十年后，当我坐下来清点口袋里的东西，竟惊奇地发现，在我所剩不多但却敝帚自珍的那些东西中，原来有我在长期的工作之余写下的那些诗歌。于是我回过头，开始认真地重读这些诗，摩挲这些诗，回忆它们的一次次诞生和行走，这时我仿佛看见了我不同岁月里的一阵阵心跳。这些诗都有它们自己的体温，自己的呼吸，自己的思

想和血液，就如同我生命的一段段定格和持续。读着它们，我不禁有种肌肤相亲、灵肉相守的感觉。

这是件让我大为惊诧和感动的事情。我被时间的苍茫感动，也被自己几十年的坚持感动。你想想，在这几十年中，社会风生水起，世间熙熙攘攘，我个人的经历也时有跌宕和颠簸，时有悲喜，按说每次变化都能影响我一生的抉择和状态。但我惟对诗歌不离不弃、锲而不舍，这需要忍耐多少孤独和寂寞！而许多和我同时写诗，同时赶过诗歌大潮的人，许多曾经和我一道亦悲亦喜地搭乘着诗歌的竹筏漂流的人，却早已不知去向。我之所以到今天仍然对诗歌一往情深，这到底是一种盲目，一种宿命，抑或是一种面对前进的时代无能为力，仅仅想告诉人们，我还在写这类分行的文字，还在诗坛挣扎？总之，肯定是有什么原因隐藏在其中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正本清源，寻找出这其中的原因，就能成为我继续写作或善罢甘休的理由。

我是在集体不知道诗歌的本质是什么的年代喜欢上诗歌的。那时，我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的热血士兵，把诗歌当成了此生的最高理想，全然不顾这样的理想会给我的将来带来什么，心里只想着写写写，发表发表发表。可笑的是，当时的写作基本上是翻着日历进行的，也就是计算着提前量为各种各样的纪念日表达一个士兵的政治态度。当这种要命的投机写作将要结束的时候，我竟稀里糊涂地成了我所在的那个南方省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。因为那时的文学舞台完全被工农

兵占据着，我的职业和身份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然后全国恢复高考，我带着这种优势考取了江西大学哲学系。其实，我当时考地方大学，选择哲学专业，根本没有想到那纸文凭在日后有多么重要，只是想去多读些书，再把诗写得更好一些，在诗坛走得更远一些。譬如，我希望能走到在我心中如同圣坛般的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去，走到更高的《诗刊》和《人民文学》上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时的文学正走向回归，作为工农兵表示政治态度那种写作已逐渐销声匿迹。在诗坛上，最让人热血沸腾，同时也最让人迷茫、苦恼和不知所措的，是“朦胧诗”的兴起，那种厚重而绵密的书写，隐秘而曲折的表达，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目瞪口呆，好像突然陷进一片黑暗之中。省作协围绕着“朦胧诗”经常召开各种规模的讨论会，熟悉和不熟悉的、年老和年轻的地方诗人们，每次都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互不相让。也许是开始大量接触西方哲学，在这样的讨论会上，我渐渐变得有所保留，多数时候干脆保持沉默。这种对突起的文学潮流的冷静和旁观姿态，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，为我的写作变化争取到了一定的徘徊和重新选择空间。当这场争论过去，一个适者生存的严酷现实给了我巨大的震惊。可以说，直到今天，那些粗心的诗歌评论家们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：当年许多激烈反对和贬损“朦胧诗”的人，有些甚至还是大名鼎鼎的诗人，最后都被“朦胧诗”无情地淘汰了。不敢说我当时跟上了时代，但在那场意义深远的争论中，我至少算

得上是个受益者。说来，这得感谢我从我的哲学专业中获得的理性和智慧。因为哲学和诗歌在理性与智性的深处，是殊途同归的，虽然当时我并未完全明白这个道理。

1984年夏天，我被借调到北京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帮助工作，第二年被正式调入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。我在这里强调“北京”和“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”这两个概念，是因为这种地域性和地位性变化，给我诗歌写作的向前推进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这两个位置上，我不仅有条件接触军内外大量的优秀诗人，有机会参加各种相当层次的诗歌交流，而且每天都在接受着最新鲜的诗歌血液的冲刷和淘洗。最难忘的是1987年，我带领当时只是二十出头的简宁和蔡椿芳（现在叫于斯）两个部队最优秀的青年诗人，奔赴云南前线去举办“战壕诗会”。在半个多月同欢同喜并且有可能是同生同死的跋涉与交往中，他们对我的打击、激励和改造，在让我难堪、尴尬和警醒的同时，又几乎让我脱胎换骨。一句改变观念要从“打碎排比开始”，可说是，“一语惊醒梦中人”。在那半个多月的日子里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正在眼前展开的这场酷烈的血与火的战争，是一场特殊而短暂的战争，肯定会被时间和新的意识形态淹没，因而只能从人在战争中的遭遇这个层面去关注它，思考它，只能写战争对人和他们的意志力的考验、摧毁和震撼。一句话，要让这场特殊的战争还原为普遍的战争，让在这场战争中产生的诗歌还原为纯粹的诗歌。然后，我们像同时服用了兴奋剂，迅速

投入一场写作竞赛，相互奔涌的激情如同火山喷发。不仅每天都有新作出手，而且每时每刻都处在临近爆炸的状态。以至这种状态并没有随着前线之行的结束而结束。两年后，于斯为我即将出版的诗集《黑罂粟》写序，提起我在前线的那段经历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好像他突然换了个人似的。”我自己也清晰地感到了这种变化，虽然这种变化的过程是痛苦的，甚至是残酷的，如同蛇必须经过痛苦挣扎才能蜕去那层旧皮，但又是愉悦的，幸福的，和快乐的，它使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诗歌和被自己打动的滋味，因此我多次在诗中写道：“味道好极了！”

广泛和深入的阅读，是我深怀感激的另一条途径。这种广泛和深入的阅读给我的诗歌生命带来的冲击、荡涤和福祉，是怎样估量也不为过的。我是个诚实的人，在这里我要老实承认，我曾经受到的文学教育是非常可怜的。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偏僻的成长环境，先天注定了我那诗歌躯体的贫弱。何况，我开始热爱诗歌的年代，是一个远离诗歌基本精神的年代，这又使我在社会文化中分享到的财富十分有限。幸运的是，当我来到北京担任诗歌编辑之初，也是中国向世界敞开之时，蜂拥而来又源源不断的人类诗歌精华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简直就像暴食天物。疯狂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。但我的这种阅读，既是在自觉地行使着职业道德，同时又是受着内心的强烈驱使。因为作为一个诗歌编辑，我知道我必须从国内兴旺发达的各种期刊和书籍中寻找新的诗

歌作者，关注新的诗歌动向和发展趋势；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又无法不如饥似渴地去吸取一切有用的诗歌养分。因而我的阅读范围空前的广泛，空前的专注和深入：国内的，国外的；好的，差的；中央的，地方的；公开的，民间的；有名的，无名的，凡能找到的都看，凡是诗歌都读。由于我编辑的诗歌板块是个以军队诗人为主的公共平台，兼收并蓄的职责使我对任何诗歌流派，任何诗人，任何有些亮色的诗作，从不抱偏见。但对我个人喜欢的诗人，尤其像里尔克、艾略特、博尔赫斯、史蒂文斯、埃利蒂斯、沃尔科特、塞弗尔特、希尼这样的大师级诗人，则情有独钟，一读再读，百读不厌。甚至在早起晚睡的片刻，也要用他们的作品来养眼。我读他们的思想、结构、建筑和语感，读他们对待生活和事物的基本态度，读他们藏在语词背后的东西，读他们处理体裁和语言时的技艺。有时没有任何目的，什么也不想，只让自己浸润或漂流在他们的诗歌中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我是在品味、推度、揣摩，在一厢情愿地和他们交谈。我对自己说：“让我们贴近这些词！让我们贴近这些／黏稠的词，锋利的词，和诡谲的词／并且把它们一一剖开，抑或被它们／一一剖开，静听金属下沉的声音”。我又对自己说：“贴近这些最单纯最坚硬的物种／有如把钉子打进悬崖，让这些／最古老的嘴巴，说出神的秘密……”这就是说，我们在大师的面前，仅仅以盗火者的姿态接近和借鉴他们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用大师们的血来置换自己的血，对自己必须深怀粉碎和重塑的

信念。虽然我明白自己的这些努力，很可能是徒劳和自不量力的，但我觉得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，除非你甘愿远离，甘愿退出。

我的诗歌写作就在这种粉碎和重塑中艰难行进。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好像格外看重诗歌的质地和重量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许多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总是对捕捉到的母题掂了又掂，每次落笔都企图让自己写出的东西能闪闪发光。而在潜意识中，我仍然记住自己是个军人，希望我写作的诗歌，能发出火焰的光芒，剑的光芒。并且格外看重语言、语感和节奏，如帕斯所说，毕竟“语言是所有人的 / 房子，矗立在 / 深渊边缘”。不过，这时候我写诗，却倍感劳累，那种用心用力的捉摸，和对于文字的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敬畏，基本上让我不可能一次完成写作，一首诗往往要经过无数次修改；即使发表了，也仍然感到惴惴不安。仿佛是自己的孩子，惟恐它会生病，会被某道深浅不明的沟坎绊倒。最没有把握的是对待诗里自然伸展的根须，我感到它们坚韧、细微、精密、繁复，就像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末梢，写一首诗就如同做一次开颅手术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因弄断它的某根细小的神经而前功尽弃。我还隐约感到时间的心脏是秘密的，诗歌的心脏也是秘密的。我们在诗里呼吸、嚎啕或歌唱，其实是自己的心脏在呼吸，在嚎啕，在歌唱。因此对于诗歌这门艺术的修练，说到底，是诗人自身对于生命品质的一种修练。你要做个真正的

诗人，就必须登高望远，独善其身，必须以巨大的耐心去观察，去倾听，去挖掘，去触摸…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滥竽充数，无病呻吟，才不至于在你的写作中扭曲某条根须的柔韧伸展，错过某次神经末梢的微弱跳动。因而我的写作态度从此变得神圣起来，谨慎起来，写作速度也变得慢起来。

“他的诗来自生活最深处的挖掘，将与时代共振的军人的内心世界艺术地表现出来。他的诗经过细心打磨，呈现出优美的晶面。他的诗赋予语言的力度不是在文字表面，而是质地本身，他的诗虽然写的是士兵，反映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、一旦显现便令人赞叹的精神。他的诗歌中深沉的思考总是和感情的火焰融为一体，那灼热的内核，使人的灵魂感到欢悦。他的智慧体现为吸收中外语言叙述精华时，很自然地就会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。”

这是2003年《诗刊》的一位评委对我的一个组诗《生命中最美的部分》的评点。老实说，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到汗颜，如芒在背。我知道我不配，也许将永远愧对这段文字。我理解这是那位我所不知道的诗评家在对我进行鼓励和循循善诱。但我不得不要承认，这位独具慧眼的诗评家确实点中了我心中的期望，我苦苦追求的一种境界。而我的期望和我追求的境界与我的实际能力，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。但是我非常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

2005年12月，在我即将迎来五十岁后的第一个生日时，我为自己写了一首诗，名叫《内心呈现：剑》。现在我把这

首诗放在这部诗集的首篇。我的用心就在于试图告诉人们：写诗的人和他的诗，就像怀剑的人和他的剑，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呈现；诗人钟情于他的诗，就像剑客钟情于他身怀的剑。剑怀得越深，越具有灵性，它会自己行走，自己在剑鞘里呜咽和颤动。换句话说，与其说我选择了诗歌，不如说是诗歌感动了我——我们的彼此相遇，是一种灵魂相通的存在，一种共同的命运，谁也无自力自拔，而且甘愿深陷其中。正如我在诗里写的，我感到我的内心很适合让这样一个怀剑并身穿白袍的人居住；我从心里热爱这种剑光闪烁的生活。因而我将沿着这条我认定的道路继续前进，继续歌唱；同时也希望在未来的诗歌写作中，能实现那位诗评家对我的期望：“虽然写的是士兵，反映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积淀已久、一旦显现便令人赞叹的精神。”

是的，是这样——

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走
我很高兴一个怀剑的人
能住在我的身体里
我很高兴我能成为这个人和这把剑
共同的知己，和共同的鞘
我很高兴，当我最外面的皮肤
被另一把剑戳穿
那股金子般的血，将溅红
我身体里的那件白袍

2005年12月26日 北京南沙滩



.....001	剑光闪烁的生活·自序
.....001	第一辑 生命中最美的部分
.....003	内心呈现：剑
.....006	火焰之门
.....008	向天堂的蝴蝶
.....010	梅，或者赞美
.....012	瓷，或者赞美
.....014	蜜 蜂
.....016	雷 雨
.....018	冬天是只杯子
.....020	阅 读
.....022	墙上的钟
.....024	工作中的艺术家
.....026	一个诗人想到飞
.....028	新年音乐会
.....031	欢乐颂

去雪地走走	033
圆明园日记	035
在广场上小坐片刻	038
在电脑中写作	042
走在阳光里	045
春天，你想说什么？	047
生命献辞	049
复述一段经历	051
致 敬	054
步兵们	056
十二枚钉子	058
到灯塔去	060
相 遇	062
升 腾	064
重 量	066
持枪者总在高处行走	068
红色寓言	070
夜行者	072
我这样理解人民	074
为一部伟大电影的 某个片断配音	076
第二辑 红沼泽，黑罍粟	079
回 答	081
给儿子的遗书	084



.....087	军车驰过麦地
.....089	仰望故乡
.....092	雨 中
.....094	月下酒
.....096	服 从
.....099	大 雨
.....101	极地狂奔
.....103	当我喊出祖国
.....105	红色沼泽
.....107	瞬间：A
.....109	瞬间：B
.....111	纵深地带
.....113	流弹意识
.....116	山林之子
.....118	最后的高地
.....121	硝烟散去之后
.....124	他们的名字
.....126	凝 望
.....128	烟的滋味
.....130	女记者
.....132	梦中的女友
.....134	掩 体
.....136	雨季来信
.....138	我看见战区的耗子
.....140	雨季已过

停战消息	142
牧 歌	145
告别塹壕	147
啊，阳光！阳光！	149
幸存者	151
零点归来	153
遥远的黄金麦地	155
雨天，狙击手	158
咖啡馆轶事	160
一个伤兵对腿的怀念	162
寂 寞	164
失 调	166
有关水的传说	168
到山顶上去歌唱	170
墓地故事	172
隔墙的声音	174
独 语	176
安魂曲	178
石匠们	180
4月5日纪事	182
望星空	184
墓志铭	186
红 钟	188
风说你要来	190
活到黎明	192